

# 孝庄皇后

风云山海关 ②

颜廷瑞◎著



这是一部以清朝孝庄皇太后一生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本书选取了福临继位、入主中原、太后下嫁等重大事件，力图展示孝庄皇太后叱咤风云、深谋远虑、锐意进取、血泪悲欢的一生，感受遥远年代的历史启迪。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孝庄皇太后

风云山海关 ②

颜廷瑞◎著



②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颜延瑞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孝庄皇太后.风云山海关/颜延瑞著.—2版.—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05-06734-2

I.①孝… II.①颜… III.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8987号

---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印 刷: 沈阳百江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8\frac{1}{2}$

字 数: 320千字

出版时间: 2010年1月第2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月第3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封面设计: 丁末末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耿 珺 蔡桂娟

书 号: ISBN 978-7-205-06734-2

---

定 价: 29.80元

## 目 录

- 一 “入主中原”的序幕拉开了，孝庄皇太后去了清河汤泉 ..... 1
- 二 江南丝竹弹奏着吴三桂的金戈铁马 ..... 6
- 三 多尔袞思索的结论是：用权有术者才是真正的强者 ..... 10
- 四 袁崇焕不朽的英名，使济尔哈朗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 13
- 五 秋风、秋雨和孝庄的秋思..... ..... 19
- 六 “雪衣画眉”，福临的保护神 ..... 23
- 七 石头是圆的，谁知它向哪边滚啊 ..... 32
- 八 吴良弼，捉摸不透的“怪物”。中后所，消耗生命的“磨盘” ..... 40
- 九 历史是什么？是生命延续的江河。孝庄在这条河边，发现了一个“导者” ..... 56
- 十 宁远决战中的吴三桂和济尔哈朗 ..... 64
- 十一 塔山大营的夜宴和浑河桥头的凯旋式 ..... 74
- 十二 清河汤泉的“马追” ..... 80
- 十三 吴三桂，崇祯皇帝心中的希望之星 ..... 90
- 十四 雪夜炉火一席话。言必中的宁完我啊 ..... 96
- 十五 多尔袞在“赠马”仪式上的讲话 ..... 103
- 十六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不变的准则 ..... 106
- 十七 祖大寿的忧郁、痛苦和欢乐..... ..... 111
- 十八 多尔袞时代，在灶神上天的时候开始了..... ..... 121
- 十九 风雪故人来。孝庄头上的紧箍圈悄悄地脱落了..... ..... 129
- 二十 历史把一个陌生的课题摆在李自成的面前 ..... 145
- 二十一 时代的折光，在吴三桂脸上变幻着色彩 ..... 150

二十二	西安，“逆天作乱”的闯贼 北京，“天纵英明”的崇祯	159
二十三	崇祯皇帝流泪了，吴三桂沉醉了，陈圆圆的春心动了	174
二十四	权力的均衡消失了，孝庄急速返回盛京	185
二十五	盛京的哑剧、悲剧和闹剧	193
二十六	历史的反馈：崇祯皇帝的自我悼亡	204
二十七	历史的反馈：李自成的梦魂萦绕	207
二十八	历史的反馈：吴三桂在临流徘徊	213
二十九	历史的反馈：王则尧带着李自成的招抚条款来到山海关	217
三十	历史的反馈：这个价，是孝庄开的	225
三十一	吴三桂在说“梦”，王则尧在梦中	230
三十二	反馈的历史：四月九日	234
三十三	反馈的历史：四月十二日	239
三十四	反馈的历史：四月二十日	245
三十五	反馈的历史：四月二十二日。一片石之战，李自成由鼎盛的 顶峰跌落下来	251
三十六	清兵进入北京，满洲贵族的内争爆发了	263
三十七	“戏中有戏”，戏在哪里？这也是一场苦涩的梦吗	270
三十八	破釜沉舟，倾家荡产，孝庄作出满族迁移入关的决定	274
三十九	辽阳之乱，孝庄出现在人群面前	280
四十	一个民族的大迁移开始了。烟雨中，孝庄向皇太极的陵寝 告别	288

## “入主中原”的序幕拉开了，孝庄皇太后去了清河汤泉

大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登上皇位，封皇后为孝端皇太后，封庄妃为孝庄皇太后，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袞为辅政王。半个月后，他们组织、发动了“宁远战役”，拉开了“入主中原”的序幕。

九月十一日，由盛京外攘门外的教场上，将台高筑，黄幄张起，设御案御椅，陈銮驾卤簿，敕印置于案头，黄龙大纛竖于台上。正红旗一万五千名将领士卒和正白旗、镶蓝旗四百名将校，组成三十个方阵，跨马排列。济尔哈朗着蓝色战袍、戴蓝色软盔，挎腰刀，蹬高筒飞云战靴。率英亲王阿济格、饶余郡王阿巴泰、正白旗固山额真阿山、镶蓝旗固山额真济度、正红旗固山额真杜雷恭立于队列之前。睿亲王多尔袞、豫亲王多铎、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恭立于高台一侧的黄幄前。都在等候着顺治皇帝的到来。整个教场肃穆森严，只有台上那面黄龙大纛在秋风中猎猎作响。

辰时正点，外攘门三声炮响。在鼓乐作导、侍卫护驾下，顺治皇帝——福临走出外攘门。他着明黄色飞龙缀珠龙袍，骑一匹火红袖珍马，经过万寿寺、贤王祠，进入教场。在“咚咚”鼓声中，官兵皆马上伏俯请安，诸王贝勒、各旗固山额真急忙跪倒相迎。福临穿过方阵，来到黄幄前下马，由礼部官引导，登上高台，坐于御座之上，接受诸王贝勒三跪九叩之礼。宣诏官捧起备好的诏令，向福临跪倒叩头，然后站起，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宣读诏令：

“……承上苍眷爱，蒙祖上洪福，朕登大位。太宗遗愿不敢忘怀，万民之祈不敢有违。秋高气爽，正值用兵之时；铁骑踊跃，已具克敌之威。诏令辅政王济尔哈朗为奉命大将军，以英亲王阿济格副之，率雄兵五万，攻取宁远。扫脚下之障碍，开入关之通路……”

宣诏毕，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登上高台，向福临行三跪九叩之礼。福临将奉命大将军敕印授予济尔哈朗，并从礼部官手里接过黄龙大纛，授予阿济格。济尔哈朗跪在福临脚下，抱福临的腿，吻福临的袍边，泪水满面地说：

“臣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皇上之恩啊！”

阿济格举起黄色大纛，朝着列成方阵的八旗将士猛力摆动，用惊雷般的喊声，发出了向宁远进军的命令……

## 孝庄皇太后

在教场外送征的六部承政、参政、内院学士和文武百官的行列里，突然插进了两个年轻的女人。一个着石青色宫廷常服，戴蓝色头巾；一个着红色箭衣，戴红色头巾。在这群官员中特别显眼。巡道视察的小校一眼就发现了，他抽刀拍马，直奔而来。当他看清是孝庄皇太后和苏麻喇姑时，他惊呆了，滚下马来，匍匐在地，正要叩头请罪，却被孝庄用微笑制止了。苏麻喇姑一把拉起小校，低声说：“莫做声，别惊动了文武百官！”小校痴呆地站在那里，忘了他的坐骑正蹒跚在官道上。邻近庄妃两边的官员们也都惊呆了，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但他们的感觉已经全部移到身左或身右了。

孝庄在五天前的诸王贝勒会议上，作出了由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师出征，攻取宁远的决策后，便当众宣称自己决定于九月十一日在皇上为郑亲王颁诏授印之后，即远离盛京，与皇上同去清河汤泉沐养，实践自己“不参与朝政”的诺言。对此，多尔袞和多铎惊讶而高兴，济尔哈朗和豪格惊讶而担忧。他们都明白，济尔哈朗出征之后，朝政大权自然而然地要落在多尔袞手里。但这是一个月前孝庄为福临继位作出的保证，谁也不好再说什么。这个消息一传到百官的耳朵里，如同出征攻取宁远一样，使朝臣都震动了，在几天的议论中，“言而有信”的传统道德，使孝庄的形象更加高大了。他们哪里知道，孝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去思索她必须弄清的一些问题。

今天，她去清河汤泉的一切准备都就绪了：苏麻喇姑从内院借来了她需要的史籍案卷，侍女们备好了生活用物，侍卫亲兵们已备好马匹，朱栏黄幔御船已停泊于浑河岸边。她拒绝了礼部奏请驾临教场阅兵的安排，在清宁宫里等待着福临归来。

可是，济尔哈朗此行太重要了，不仅关联着“入主中原”大业的进展，也关系着儿子皇位的巩固。她想看看士卒们的情绪，将领们的劲头，更想看看济

尔哈朗作主帅的风度、权威，以此来判断此次出征的吉凶。她的心按捺不住了，便带着苏麻喇姑，跨上战马，悄悄奔出外攘门，来到这教场外送行的朝臣行列里。她的侍卫亲兵，得知她的行踪后，也悄悄地跟来了。

教场内雷动般的喊声传来，接着是阿济格粗犷凶狠大门大嗓的命令声。鼓声也“咚咚”地响了起来。

在“咚咚”的鼓声中，掌旗官坐在马上，高举黄龙大纛走出教场，送行的文武百官急忙跪于官道边，以礼送行。皇太后是不可下跪的。苏麻喇姑扶着孝庄站着，在这跪倒的人群中确有“鹤立鸡群”之势。

鼓声“咚咚”，马蹄“嗒嗒”。多铎陪着阿济格带着五百名护卫铁骑分两列走出教场。他俩低声地交谈着，会心地微笑着，来到孝庄面前，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不屑一顾地向前驰去。庄妃心里突然一凉，一种冷落愤怒之感涌上心头，那挂着喜悦的嘴角突然紧闭了。也许苏麻喇姑看出来，她悄悄地对孝庄说：“皇太后今天的衣着很好，没有人认出来的。”孝庄一丝强笑，算是对苏麻喇姑好意的回答。但一片不祥的乌云已落在她的心头：

“粗野凶狠的阿济格能听济尔哈朗的调遣吗？如果主帅与副帅不和，这仗还能打赢吗？但愿心术不正的多铎，在轻声低语中，没有给阿济格出弯弯道道；但愿正白旗和镶蓝旗的历史纠葛不要在战场上暴露出来；但愿郑亲王能是一个聪明的主帅，善于制人而不受制于人……”

鼓声“咚咚”，马蹄“嗒嗒”。阿山、济度率领着正白旗、镶蓝旗四百名将校驰马而来。因为正白旗驻军广宁，镶蓝旗驻军塔山，他们已在各自的驻地作好出征的准备，只是各旗的固山额真带领二百名佐领以上的将校来参加今天的颁诏仪式。这四百名将校，因为是挑选出来的，所以，马体高大，人体魁梧，甲冑全是新的，显得十分英武。他们驰至孝庄面前，济度突然发现了孝庄，便对二百名镶蓝旗将领大喝一声：“下马！”阿山和二百名正白旗将校愣了一下，当发现孝庄时，也跳下马来，依马而立。济度和阿山跪在孝庄面前请安问好，四百名将校也同时跪倒在路上。

孝庄的心里一热，泪水几乎滚了出来。她急忙扶起阿山，亲切地说道：

“阿山将军，这次打仗，你要多出力。正白旗是睿亲王、豫亲王带起来的，不要给他们丢人！”

阿山大声回答：

“谢皇太后关心。”

孝庄扶起济度：

“济度，你是郑亲王之子，记住，战场上军法无私，千万不要大意。你是会动脑子的人，遇事要多想想。”

“谢皇太后教诲！”



孝庄挽着阿山、济度，望着跪倒在路上的四百名将校，感激地说：“我谢大家，快上马起程吧！”

阿山发出了上马的命令，将校们飞身上马，向前驰去。

济度拱手向孝庄告别，低声说道：

“清河地处山里，寒潮说来就来，请皇太后和皇上多多珍重。”说完，与阿山跨上马鞍，疾驰而去。

孝庄望着济度远去的背影，心里十分感激：

“寒潮？济度也出来了！秋天过去是寒冬，哪能没有寒潮呢？害怕的是，如果在寒潮中再来一阵北风冒烟雪，那可就难熬了。济度啊！如果你在宁远城下，能送来一股暖流，清河山里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鼓声“咚咚”，马蹄“嗒嗒”。豪格陪着阿巴泰率领一队亲兵飞马而来。阿巴泰老远就看见孝庄和阿山、济度话别，不等走到孝庄面前，就在马上喊道：

“皇太后，阿巴泰给你请安了！”说着翻身下马，与豪格一起跪在孝庄的面前。孝庄不等他们双膝落地，便搀起他们，笑着说：

“我特意来为饶余郡王送行。这次攻取宁远地，全靠你显灵光了。”

阿巴泰信心十足地说：

“皇太后放心，咱决不给太宗皇帝丢人。我还想闹个亲王当呢？”

孝庄高兴地说：

“快人快语。太宗皇帝之灵，会保佑你称心如意的！”

阿巴泰突然降低声调说道：

“听肃亲王说你不管朝里的事了，这何苦呢？把大权让给多尔袞，这，这不是找个老虎哄孩子、弄他娘的险吗？……”

豪格从背后拉了阿巴泰一把，低声说道：

“郑亲王和睿亲王来了，你快上马吧！”

阿巴泰抬头看着远处缓纒而来的多尔袞，狠狠地吐了一口，转身对孝庄说了一句“请皇太后好生看护皇上”，便与豪格跨马而去。“嗒嗒”的马蹄声敲打着孝庄的心：

“我在弄险啊！让济尔哈朗挂帅出征是弄险，让多尔袞执掌权柄是弄险，‘不参与朝政’的保证是弄险，‘入主中原’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大的弄险啊！形势的逼迫、内争的需要、争取人心的许诺和对遥远梦境雄心勃勃的追求，使自己一步一步陷入今天这样危险的境地：一边是‘入主中原’的高山，一边是‘大权旁落’的泥潭。这忧心的纷乱，这隐隐的恐惧，谁知道呢？……”

“泥潭！皇宫本身就是血淤的泥潭啊！表面上青萍碧绿，平静无波。可青萍之下，涌动着腥膻的血浆。这涌动的血浆，随时都会吞没一个无所作为的帝王……”

“也许只有攀登上‘入主中原’的高山，才能避免灭顶于泥潭。可这攀登的道路在哪里？我得默默地寻找啊……”

孝庄在默默地思索中。济尔哈朗和多尔袞来到孝庄面前，他们请安之后，济尔哈朗神情肃穆地奏请道：

“臣济尔哈朗出征在外，由睿亲王总理朝政。睿亲王必能继承太祖太宗之仁德，辅助皇上，为孝端皇太后和孝庄皇太后解忧，为天下黎庶造福，胜臣千百倍矣！至于宁远之事，臣五内惶惶不安，愿孝庄皇太后累神焦心，怜悯臣下，随时予以指教。”

多尔袞十分机敏，听出了济尔哈朗话中的用意，便以极其轻松的神态奏请道：

“郑亲王有福，多尔袞命苦。郑亲王总理朝政时，有孝庄皇太后为依，故而朝政肃然。我奉命理政之时，恰是孝庄皇太后离京沐养之日。五内惶惶，无以为靠，恳祈孝庄皇太后时时关注内政，以免臣下有负皇恩。”

孝庄淡淡一笑，漫然回答：

“我已定于今日离开盛京，大清今后的一切，都放在两位辅政王的肩上了。前景如何？其实，人的一生都在弄险，游水者会掀起浪花，攀山者会得到风光，骑马的会摸到急风流云，降龙伏虎的会得到江山。是死于水底？是死于深谷？是死于草原？是死于龙腹虎口？就看个人命的大小了。但愿我们都活着，为大清挣来一个其大无比的天下。”

济尔哈朗和多尔袞一时都愣住了。这时，福临在礼亲王和侍卫亲兵的护卫下，来到孝庄面前，向母后请安。

孝庄挽着福临的手，向济尔哈朗送别，向多尔袞和代善告别。

两个时辰之后，浑河岸边停泊的朱栏黄幔御船，扬帆向太子河飘去……

## 二

江南丝竹弹奏着吴三桂的  
金戈铁马孝  
庄  
皇  
太  
后

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师进攻宁远的消息，于九月二十一日晚上传到宁远城明朝总兵吴三桂的府邸。这个消息是吴三桂派出的细作从广宁城得悉的，由于日夜兼程，又要躲避沿途清兵关卡的盘查，这个细作在奔回总兵府邸禀报后，就当场昏倒了。这时，济尔哈朗已抵达锦州，距离宁远城只有两天的路程。

吴三桂听了细作的禀报，心里十分震惊。他震惊于清廷在皇太极死后的短短时间里，就平息了内部的争斗，又开始向外扩张了。更震惊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舅父祖大寿事前竟无一语相告。他失悔自己的粗心大意，更憎恨多尔袞不讲交情，一种强烈的抗争情绪在心头产生了，勃起了。

吴三桂毕竟是在大明与大清夹缝中周旋了多年的政客，他隐藏了震惊、失悔、憎恨和抗争的心绪，在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和辽东巡抚黎玉田面前，神态极其轻松地发布了两道命令：一是派出细作游骑迅速查明清兵的统帅、将领、兵力和行动意图；二是立即召集中后所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和中前所总兵黄色速来宁远城议事。之后，便淡然一笑，转身走进内室，听歌伎弹唱去了。

杨坤和郭云龙是吴三桂的心腹将领，熟悉吴三桂与清廷眉来眼去的内情。他们以为这次清兵来犯和以往相同，只不过是双方约定的战场游戏罢了。当内室江南丝竹弹起，他们便拱手向黎玉田作别，回到自己的大营，按照他们的方式寻欢作乐去了。

辽东巡抚黎玉田却是另一番心境。看着吴三桂神情轻松，飘

然离去，他茫然了；听着内室传来的娇滴滴的歌声，他震惊了；想着上月五里河那场糊涂的战斗，他疑惑了。如果吴三桂与东虏“暗通关节”的传闻属实，不仅自己和三千士卒处于虎口之中，就连北京城里的崇祯皇帝也处于悬剑之下，这关外重镇宁远城，不就是引狼入室的跳板吗？这个抗清有志的辽东巡抚，在松锦兵败之后，没有气馁，没有灰心，没有丧失抗清的锐气，没有动摇杀敌报国的信心，可今晚，在吴三桂轻松飘逸的神态面前，在轻柔的江南丝竹声中，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境黯淡了、前途渺茫了，一颗壮心失去了依托。他呆坐在厅堂里，摸着左肩上仍在隐隐作痛的伤口，神情木然了。

江南丝竹之音从内室传来，黎玉田在默默地想着：出身于将门的吴三桂，英姿英发的吴三桂，皇上信赖和赏识的吴三桂，真的会认贼作父，投靠东虏吗？他的父亲吴襄被皇上国戚勋臣般地恩养着，难道他不知恩吗？在朝臣接二连三奏请“撤卫内徙，拱卫京畿”的浪潮中，皇上闻而不动，依然把十万兵马放在关外，交给这个年轻的总兵执掌，吴三桂难道不思恩报吗？黎玉田的心头恍惚了……

江南丝竹之音在耳畔回旋着，黎玉田在默默地想着：吴三桂的母亲是祖大寿的妹妹，祖大寿投降东虏后，皇太极发还了祖家在锦州的全部家产，连祖大寿夫人作浴使用的赤色铜盆也完璧归赵。难道这不是对吴三桂的暗示吗？传闻中，吴三桂与皇太极的书信往返，都是通过祖大寿转达的。甥舅之间的来往内幕，谁能摸得清楚呢？黎玉田的心头沉重了……

江南丝竹之音在耳边泣诉着，黎玉田默默地想着：如果自己猜测的事情不幸出现于宁远，自己该怎么办呢？看来，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和三千士卒的鲜血为皇上死节尽忠了。他心如刀绞地闭上眼睛，似乎觉得东虏的铁骑正从自己的身边驰过，向山海关冲击而去。辽东！辽东这片大好河山，丢失在自己这个无能的辽东巡抚手里，真是奇耻大辱啊！

江南丝竹之音在耳边碰击着，这个壮心未泯、报国无门的辽东巡抚愤怒了。他要弄清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决定自己今生今世的最后归宿。他挺直腰骨，坐在一把红木椅上，瞪大双眼，等待着吴三桂从内室走出来。大敌兵临城下，当总兵的对部下总得有几句交代啊！

内室里的吴三桂，并没有像黎玉田猜想的那样迷恋于女色而放荡寻欢。他和黎玉田一样也在思索着。思索着这突然而来的军情变化，思索着自己的处境，思索着应敌的对策和谋略。

富有的、尽情所欲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使这个三十一岁的宁远总兵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官位的升迁，他的这种兴趣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惯：在每次考虑重大问题时，必须有歌伎陪伴，或弹奏，

或歌舞，或偎依于怀，以调剂他思索的神经。这种习惯的养成，完全是由于虚荣自负心理的支配，以此来附庸风雅，显露才情，取宠于骚客墨友。

吴三桂斜依于坐榻之上，闭着眼睛，思索着当前各种力量所形成的格局：一个月来，关于李自成在襄阳挥师北上的传说越来越翔实了，这个可怕的凶神恶煞，确实显示了不凡的才能，已经到了振羽腾飞的时候。近来，朝廷关于中原征战的塘报越来越少，也许正好说明闯贼腾飞的时日不远了。北京的情况呢？父亲派人传信说，消沉了几天的“撤卫内徙”，近日又嚣张起来，除了那些多嘴的谏官外，连内阁辅臣们也在暗中酝酿，准备联名上表。这些剿贼无策、治国无能的滑头官僚。眼睛只看到一个宁远城，只看着宁远城里的十万大军，脑袋里除了“撤卫内徙，拱卫京畿”八个字外，恐怕再没有别的玩意儿了。崇祯皇帝的态度呢？父亲派来的人说，仍然在愁眉苦脸地犹豫着。这个倒霉的帝王，从登上皇位起，一直就在绷着脸皮过日子。“撤卫内徙”的谏言，迟早会被这个倒霉的皇上采纳的。那时，自己怎么办呢？顺从？还是抗拒？

吴三桂的手触及了歌伎隆起的乳房，突然觉得有些松弛散软了。变了，一切都在变，变得不如前几天了。他带着惋惜的心情，重新闭起了眼睛。

随着水泉冷涩的曲音，清兵突来的军情浮起在他的心头，他立即感到今日处境的险恶。如果宁远丢失，自己在皇上面前的身价会立即跌落的，清廷的诸王贝勒也会立即改变对自己的态度。对一个打败仗的将领，人们都会鄙视而厌恶，更不用说自己的敌人、仇人了。不战就俯首投降吗？自己是宁远十万铁骑的统帅，是中原朝野名士学者心目中资兼文武的边将，如此轻身许人，不就是自我作践、廉价拍卖吗？清廷的诸王贝勒啊，吴三桂不是洪承畴，要想一口吞掉不是那么容易的！崇祯皇帝啊，要想保住你“天纵英明”的形象，把你的金钱、爵位、恩宠向这儿投放吧！天下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任人玩弄的京师名妓比偶尔偷情一次的村姑，不是身价更高吗？

江南曲音冷涩凝绝，吴三桂的手跌落在歌伎的大腿上。他下了最后的决心：打！就在这宁远城下打！就在李自成腾飞之前打！打出一个震动关外、震动中原的惊雷，打出一个威风来！打给崇祯皇帝看，打给清廷的诸王贝勒看。大明、大清的帝王啊，你们都亮出价钱来。

决心下定了，吴三桂的心绪也平和了。他紧抱着怀中的歌伎，在丝弦转急的曲音中，开始了审慎周详的战斗方略的准备。

他冷静地进行战场的选择。中后所位于宁远西南八十里，是清兵进攻的第一个关城，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都是辽东巡抚黎玉田的部下，城池坚固，士气很高，但兵马只有九千，作为决战的战场，调集充实兵马，显然是来不及了。但如果以中后所九千兵力为代价，能换得清兵五千兵马的伤亡，最后决战的文章就好做了。中前所在宁远城西一百多里处，是清兵可能进攻的第二个关

城，因为城池多年未修，城堞多处倒塌，根本不具备决战地点的条件。但总兵黄色是自己的亲信将领，所部一万多兵马虽不是家养兵丁，但都是经过一些战阵的，与清兵周旋十天八天谅无困难，如果能消耗清兵五千兵马，写好最后决战的文章就有把握了。就在宁远城下与清兵决战吧！这里不仅城郭坚固，劲旅集中，地形开阔，而且是关外重镇，一举成功，宁远之名可以加重胜利之威。特别重要的是：这里是十七年前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的场所，宁远城已与袁崇焕的威名连在一起，这个名字本身，对清兵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对自己的兵马是一种鼓舞的神力。

吴三桂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选用黎玉田为敌前统帅。当然，黎玉田手下的三千兵马，是他打算首先抛出的代价，但他还有更深的考虑：战场上的厮杀是最容易结仇的，这种仇恨往往会深植于将领士卒之中。十七年前袁崇焕在宁远城下，使努尔哈赤兵败身亡，清兵将领士卒一直恨之入骨，终于屈死于皇太极的离间计中，借崇祯皇帝之手为努尔哈赤报了仇。留一条后路不是更为妥帖吗？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停止在内室门外，接着副将杨坤走进厅堂，惊动了吴三桂。他推开怀里的歌伎，走出内室。

杨坤禀报说：

“总兵大人，细作和游骑查明，此次进犯的清兵，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英亲王阿济格和饶余郡王阿巴泰随行。兵力是五万，由广宁的正白旗、塔山的镶蓝旗和沈阳的正红旗组成。现已在锦州集结。”

吴三桂听了，心里感到轻松一些。济尔哈朗只是大清的福将，而不是战将啊！他突然发现黎玉田神态严肃地坐在一边：

“黎巡抚，你……”

黎玉田霍地站起：

“卑职一直恭候门外，等候总兵大人下达御敌之策。”

吴三桂听出黎玉田话中的不满和讥讽，他豁然大笑，神采飞扬地说道：

“江南丝竹之音，绝妙无穷，神奇莫测，意境情趣，随人而异。有的从中见到似水柔情，有的从中看到金戈铁马。大人在此听曲始终，感觉如何？”

黎玉田语塞了。

吴三桂笑声朗朗，神情风流潇洒，话语亲昵风趣，上前挽起黎玉田的手臂：

“老兄，中后所、中前所的总兵、游击们快要到了。敌情已经查明，你我同去大营，商议如何与济尔哈朗会猎吧？”

## 三

多尔衮思索的结论是：用权有术者  
才是真正的强者

济尔哈朗和孝庄离开盛京后，朝政大权落在多尔衮的手里。但他却没有轻易弄权。

他有着一双明澈敏锐的眼睛，却容不得自己不喜欢的颜色；他有着一颗震撼天地的雄心，却总和私欲混杂在一起；他有着超人的聪明和才智，却孪生着皇室独有的狭隘和残忍。九月十一日，他送走孝庄之后，在突然飘落而来的权柄面前，独自坐在崇政殿那双高背靠椅上，思索着这权柄的运用：

“忘不了孝庄曾经给予自己的难堪和痛苦，忘不了大贝勒代善对自己的背叛，忘不了谭泰、索尼对自己的威逼和蔑视，更忘不了冤家对头豪格啊！要用辅政王这个权柄，剪除这些难于忘怀的敌手。但这需要时间啊……”

“孝庄虽然去了清河汤泉，谁知道这个可怕的女人正在想些什么？她把儿子福临带在身边，不正好说明这个女人对自己存有戒心吗？‘戒心’出于‘疑心’，庄孝疑而远去，更应该提防这个女人啊……”

“济尔哈朗打仗去了，如果凯旋归来，这个权柄仍然是他操持的。豪格呢？正以皇上监护人的姿态，注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的心腹将领谋臣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又死抱一团，保护着这个倒霉的皇太极的长子。也许有一天，这些对头会成为孝庄依靠的心腹人物。那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操权柄而不用者，是傻瓜。操权柄而乱用者，是莽汉。操权柄用而有术者，才是真正的强者。要占据鹿角宝座，不能不在

‘权术’上下工夫啊！”

几天之后，多尔袞以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勇于任事、敢于任事的气魄和独断专行的作风，开始了盛京六部的改组。

他每晨四更鼓响，便准时到达崇政殿，依次召见六部承政、参政和内院学士。听奏时，他寻根刨底，不许有半点含糊；需要查实的事情，立即召见有关官员查询证实，使那些平时常以巧言塞责的官员汗水淋漓，神色惶恐；对于那些靠下属写就奏稿，参奏时照本宣科的承政、参政，则没收文本，令其牙舌口述，使那些肠肥腹空、靠人捉笔之徒，心碎胆裂，战栗不已。决断时，他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绝无拖泥带水、模棱两可之词。他亲自巡视六部、内院，对“恪尽职守”者，迁升；对无能任职者，淘汰；对怠工混事者，严惩。十天之后，百官不再懈怠，六部焕然一新。

他一方面极力称赞谭泰、索尼之忠贞和两黄旗将领们拥立皇上的功勋，说什么“满朝文武大臣，若都似谭泰、索尼，朝政何愁不清明；大清劲旅，若都似两黄旗之忠勇，天下何愁不太平”。并重赏谭泰白银五千两，迁升索尼为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一方面大讲特讲“硕托、阿达礼谋反事件”和“巴布海投帖事件”的种种危害和恶果。在危言耸听中，以“图尔格与巴布海投帖事件有关”为理由，把图尔格调离了镶黄旗固山额真的职位。在早朝中，多尔袞神情沉重地对群臣说：“图尔格在正白旗多年，我深知其性耿言直，忠贞无贰。但有人告发，事关国运，本辅政王不敢因友徇私。待刑部查询清楚之后，再充以重任。”查询？三年亦可，五年亦可，你图尔格还不知恩吗？并以“连坐硕托、阿达礼谋反”的罪名，把阿达礼之弟、代善子孙、正红旗骁骑校、年仅十五岁的“文武神童”勒克德浑废黜宗室，降为庶民。

在短短的半个月里，朝纲重振。多尔袞以“忠君忧国”的姿态，赢得了两黄旗将士的好感，赢得了满朝官员的称赞，赢得清宁宫的赞许，孝端皇太后高兴地说：“有功者赏，有过者罚，睿亲王不计前怨，也难为他了。”

在短短的半个月里，伴随着谭泰的微笑，代善、图尔格的惨笑和多尔袞的阴笑，吏部和礼部的一些年轻官员，悄悄地走进各部衙门，掌管了承政、参政、主事的权力。于是，大清朝廷里拖拉、松懈、疲沓的风气改变了，各部之间扯皮、推诿、抵牾的状态消失了，上下之间隔阻、观望、等待的关节畅通了，多尔袞可以一呼百应了。六部衙门呈现了一片勃勃生机。

在这突然改变的气象中，人们似乎没有想到吏部是多尔袞长期经营的，礼部是多铎长期主管的，这些新任的承政、参政、主事，几乎都是多尔袞和多铎信赖的人。也许人们都看到了，想到了，但都没有说出口来。

权力，这个伸屈缩胀的怪物，真有着千变万化的功能。弱者掌握它，是毒杀历史的药剂；强者掌握它，是抽打历史的铁鞭；愚者掌握它，是束缚历史的



绳索；贤者掌握它，是推动历史的车轮。多尔袞掌握了它，在消除大清朝廷各种弊端的同时，却在崇政殿辉煌的殿宇里，留下了他靴子上的污泥浊水。

多尔袞毕竟是多尔袞啊！

多尔袞在半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和隐藏在这些事情背后的神秘用心，肃亲王豪格和他的心腹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罗硕发现了，看清了，而且都说出来了。

罗硕把他们看到的、想到的一切，悄悄地告诉了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望他的老师能代为设谋，制止多尔袞权力的扩展。饱经沧桑的范文程听了以后，笑着摇晃着脑袋，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天南海北地乱扯起来。罗硕失望了，败兴而回。

俄莫克图在一个夜晚，悄悄走进礼亲王府，想试探一下大贝勒代善对这半个月来朝廷变化的看法，以便和大贝勒联合起来对付多尔袞。谁知大贝勒代善已成惊弓之鸟，起初不肯出屋相见，相见之后，竟然脸色苍白，松弛的肌肉在微微颤抖，在没有进入主题的请安问好中，这位年老的、可怜的、一再遭受打击的大清元老，竟然惊慌得有些答非所问、语言含混了。俄莫克图心里很难过，不忍再使这位大贝勒痛苦为难，在转达了肃亲王豪格的请安问候之后，便告辞了。第二天，这位大贝勒，就带着他的孙子勒克德浑，到清河汤泉沐养去了。

肃亲王豪格亲自来到清宁宫。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在中宫接见他，并特意备了几样糕点，以家人之礼款待他。豪格谈了半个月来多尔袞的所作所为，并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忧虑，担心一场宫廷政变会很快发生。孝端皇太后听了十分震惊，皇贵妃、皇淑妃吓得说不出话来。这些被皇宫一个月前那阵刀光剑影吓破了胆子的后妃们，听说一场新的风暴又要袭来，都不知如何应付。谁来拿主意呢？孝庄远在清河汤泉。找谭泰、索尼吗？据豪格猜测，他俩可能坐上了多尔袞的辘轳车。找范文程吗？罗硕找过了，这位足智多谋的内院大学士，现时也有些怕多尔袞了。也许只有太医傅胤祖是惟一可靠的人，但他是一个医生，能拿什么主意呢？可总比清宁宫的侍女高明吧，太医总归是皇太极留下的亲信啊！傅胤祖被请进宫来，经过长时间的计议之后，按照太医的“药方”，皇淑妃在两天之后，声称身体欠安，也去清河汤泉沐浴疗养去了。

肃亲王府的一切活动，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都一件不漏地告知了多尔袞。在皇淑妃离开清宁宫的第三天，辅政王多尔袞骑着快马，带着护卫铁骑，也向清河汤泉奔去……